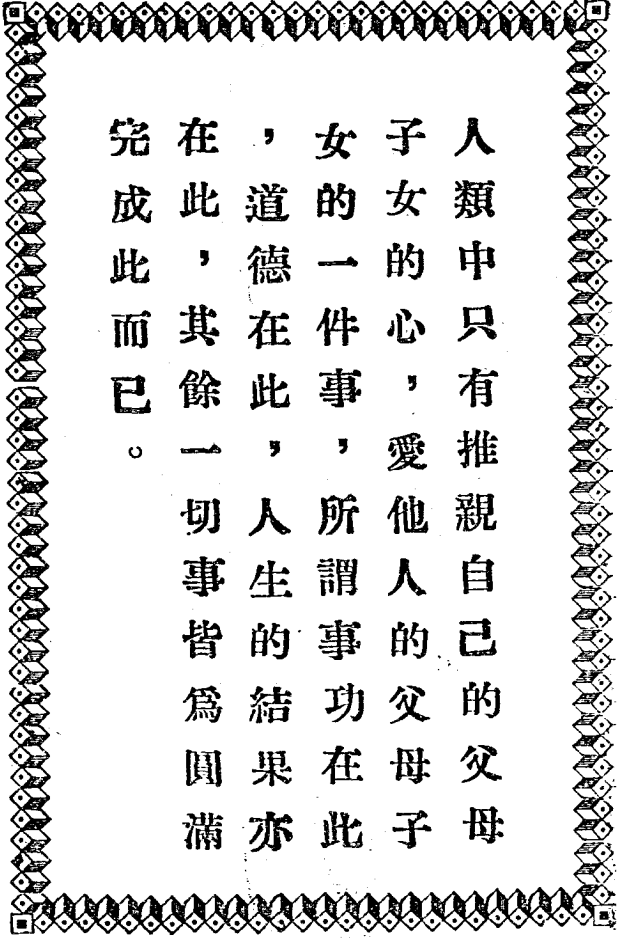


會長六秩晉三壽辰紀念

奮鬥動力

民族革命同志會工作委員會印贈



人類中只有推親自己的父母
子女的心，愛他人的父母子
女的一件事，所謂事功在此
，道德在此，人生的結果亦
在此，其餘一切事皆爲圓滿
完成此而已。

會長



會長六三生辰答祝壽詞

我以前說：「不到抗戰勝利，絕不言壽」！這話的意義，也就是說，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我絕不言壽，今天抗戰雖然勝利了，而人民的痛苦仍然，甚或因叛軍的到處騷擾，到處破壞，到處襲擊，到處強掠民物，強拉壯丁，替他們填炮火，人民的痛苦更甚於前，大家看我何忍言壽！那天邱廳長對我說：「大家要趁今天朝會之時，給我致敬」，愈使我感到慚愧！我會說過：「壽有二義：一在知已過之非，一在努將來之力」我負的一個戰區一個省的責任，不能安定人民的生

活，反使人民受無道理的損害，我實寢饋難安！今天我願我們諸同志，替我檢討已過之非，共同努將來之力，對的起國家人民，上可舒政府北顧之慮，下可解人民塗炭之困，以減少我的慚愧！

此外我再和大家說一段今後應努力上的話：現在墨世高唱民主，就是政治上的措施，必須要採納人民的意見，合乎人民的需要，達成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願我祖政軍教經各級幹部，一致本爲民愛民主張公道的主張，由上向下的實行合謀，由下向上的實行循環檢舉，在政治上，做到事事得其情，適其需，獲其心，用其力；在社會上，做到處處無一個不公道的人，無一件不合理的，使政民打成一片，以收人心向我靠我助我之效，達到政通人和的境地。願共勉之！

弁 言

會長在晉西會說過：『不到抗戰勝利，絕不言壽』。現在抗戰勝利了。同志們都打算在今年會長的壽辰擴大慶祝。但是前天我們看到 會長的訓示說：『現在抗戰固然勝利了。可是本戰區大多數的人民。受匪叛騷擾蹂躪，仍在水深火熱中生活着，古人爲政是已飢已溺，與人民共甘苦，現在人民的痛苦，未能完全解救，我正萬分焦慮，寢饋難安，無論教誰替我想，人民這樣痛苦我豈能再忍心做壽嗎？我已告訴他們將我這一個意思通告大家，並朝宣登報，人民的痛苦解除我決不言壽……』！

我們看了 會長的這一訓示，深深的領悟了 會長的仁慈心懷，一定深體 會長的意旨，不

只自己不同。會長作世俗的祝壽，並且代會長謝絕一切祝壽的人。但是有許多同志說：我們固不應違背會長的意旨，爲會長作形式的祝壽。不過會長爲國家爲民族宵衣旰食一刻不停息的精神。我們衷心裏的景仰實在不願意把會長的壽日輕輕的度過去。我們應以學習會長。實踐會長訓示。完成會長心志的精神，爲會長祝壽。因之將會長的宇宙觀，人生觀，政治主張，會長學說的三個根本認識，會長追隨總理革命與光復山西革命起義的經過，和關於做人爲政上的訓話，以及會長五八至六二歷年壽辰日的致詞講話等，輯成一冊，作爲同志們學習實踐的依據，以擴大會長的精神，完成會長的心志，爲會長祝壽！

目 錄

一、我的宇宙觀人生觀政治主張	一
二、以貴成賤以賤養貴	八
三、三個根本認識	一〇
四、物勞主張兵農合一與各種主義主張學派政論政策的關係	一九
五、武裝頭腦步驟	二二
六、甲申光復節答問	三一
七、智的來源就是個求其故	四一
八、申東答問一則	四七
九、宋徑答問一則	五二

十、效法總理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意志	五四
十一、民國三十三年本省光復節講話	五九
十二、兵農合一施政綱領序	六七
十三、與美武官柯約瑟君關於兵農合一的談話	六九
十四、五八生辰答祝壽詞	七八
十五、五八生辰對祝壽人員致詞	七八
十六、五八生辰對祝壽同志講話	七九
十七、五九生辰答祝壽詞	八一
十八、五九生辰對祝壽人員講話	八一
十九、答客問	八三
二十、六十生辰答祝壽詞	八三
二十一、六十生辰對祝壽人員致詞	八六
二十二、六一生辰朝會講話	八八
二十三、六二生辰朝會講話	九〇

我的宇宙觀人生觀政治主張

宇宙觀——收獲理性

按你們提出的幾個問題，應該給你們先說說宇宙觀。

我當的事早，在二十二歲就離開求學的路子，把精力全用在革命事業上。在從事革命工作期間，甚至連習字的工夫也沒有，看書更不用說了。民國十九年，我在野朗間，會趁機將世界各派的學問主張研究了研究，但對宇宙觀並沒有什麼細密的研究。我就我所知道世界一般所謂的宇宙觀及我的宇宙觀與大家說說。

已過歷史上的宇宙觀，說法很多，大別分爲兩種：



一，機械論的宇宙觀，歸宿處是自然，人須聽命於自然，是擱置了人的作用。

一，目的論的宇宙觀，歸宿處是唯神，人須聽命於神，亦擱置了人的作用。

擱置了人的作用，就是人的幸福，不在乎人，是靠了自然的變遷與神的支配，機械論者是把人也當作因變的機械，目的論者是把人並當作神的芻狗，忽畧人的功能，聽任了人的享受，遺漏了主宰的胚因。

至於我的宇宙觀：向來沒人問過我，我也沒有和人說過；今天把我的宇宙觀，定一名詞，叫做收獲的宇宙觀。

收獲的宇宙觀，歸宿處是理性，以理性種子，收獲理性，全在人，獨顯人的作用，表現了人的功能，自主了人的享受，決定了主宰的胚因。

收獲有兩種，一種是質的收獲，一種是量的收獲。質的收獲是以賤變貴，量的收獲是由少變多。以少變多，純粹是個種子。宇宙間的一切一切，皆是種子的功效，如抽了種子，則一切無功效，並且無一切。所謂種子的功能，是無窮大。我們拿起一顆穀子，如抽了種子，其功效雖能變

質，但只限於一粒，其功效亦甚微，若具有種子其量是無窮大，其變質之功能亦無窮大。所謂以少變多的種子，亦如以賤變貴的功效，土生植物，植物貴於土，是土的收穫，植物養動物，動物貴於植物的物是植物的收穫，其他動物供應了人，發展了理性，人貴於其他動物，是其他動物的收穫。至於人的收穫，全在理性。「一個人爲國家民族人類社會而利他的犧牲，是人的最高收穫」。但人父母生來的理性，可以說是個理性種子，能以恥笑人，不能規律自己。若欲規律自己，必須把此種子種在自己的腦筋中，由發芽而長成而收穫，變成滿腦子的理性，那就可以規律自己。消極的作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作到親親仁民愛物，表現出自己負責，不容人不負責的行爲來。人的行爲，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父母給予的種子，只能己所不欲，自己收穫下的理性，才能勿施於人。在個人說，個人此生來，是爲的收穫理性，收穫了理性，處人處事得到了圓滿，當國任職表現了效用，進而裁成輔相，使天地位，萬物育，更進而做了主宰的胚因，造物的因素，所謂宇宙之不停息的晝夜寒暑，乃在收穫。以賤變貴是由物而至於理，由物的漸變，而達到理性的突變。宇宙有始終，理性無始終，宇宙有邊際，理性無邊際。一切的種子，是由理的演

化，理性的擴充，是由各種子的收獲，此正是由靜而動，由動而靜。靜作了動的動力，動完成了靜的收獲。始知如梭之日月，寒暖之四時，榮枯之萬物，成毀之宇宙，皆各有其內容，此我之收獲的宇宙觀之概畧也。

人生觀——成已成物

根據收獲的宇宙觀。應當決定成已成物的人生觀。

己是自己，但不是筋骨肉血。是理性的種子。人是一切以外的一切，成己即是成就自己的理性種子，使之發育而長成，起了由各人而家庭，社會，國家，人類以至於無邊際，無始終的理性作用，使人皆得到了安和與愉快。而成己之法，全在學。學就是培植理性種子於心腦中，勿冷，勿燥，勿忘，勿助，如地球之自轉，不一刻的停息而努力學習，發展自己的理性以成己。

成物是教，以己之理性，培植他人之理性，謂之教。孔子自言是學不厭，教不倦，學以成己，教以成人，使人將僅能己所不欲的理性種子，變化為勿施於人的理性作用，則社會間之悲慘，

區際間之殘殺，自然消除。試看此次世界大戰毀了之人物，幾乎難以數計。此等損失，不能不歸罪於人類中失學失教所致，此等原因，不能不歸罪於人生觀認識之不正确。人之殘忍與損害不特危及人，而且危及物，殘忍損害之所由來，乃理性種子未發展所致，破毀殘忍與損害，只有發展理性種子之一途。一切的種子是 by 理的演化，發展了理性。才能感到萬物與我一體，故理性之作用，在成已成物，亦惟成已成物，才是表理性之功用，人若不能成已成物是罔生，不只是罔生，人之慾望大於禽獸，人之智能亦高於禽獸，同類相殘，禽獸且不忍爲，而人類失掉理性之後，反忽爲之，故人必須本成已成物的道理，努力於自成與成物，始能鞏固人類的幸福，表現進化的功能。此我成已成物的人生觀之概略也。

政治主張——愛人公道

本成已成物的人生觀，應決定愛人公道的政治主張；

人老不能自養，少不能自長，老耄子女，少耄父母，無父母之子女，無子女之父母，無恩自

養，自長，須政治以仁愛長之，養之。災害疾病纏之者，無以自生，須政治以仁愛生之。強凌弱，衆暴寡，富欺貧，智詐愚；弱者，寡者，貧者，愚者，無以自存，須政治以公道存之。此爲消極的政治任務。就積極的任務而言，開發地利，利用物質，製器定法，培力講理，立制施救，以保障人類之公道，擴大人類之幸福。故政治之任務，在羣生個生之保障與完成。

政是正之，是規正之義；治是安之，是治理之意，規正之在教育，治理之在管理，故所謂政治，就是一個教育與管理之代名詞。教育之極，在培植其理性種子，而發達其理性，成爲理性社會；愛人公道自有源泉。

人之不齊，難期人人發達理性，生老病死，是繼續不斷，又必須教育與管理並用。且教有啓發之教，有懲戒之教，管有服心之管，有規行之管，是教與管皆可謂之教，亦皆可謂之管，教之，管之，在政治之對象說，無非是爲成全其生，在政治本身說，正是施爲其愛人與公道，故政治有君主政治，民主政治，黨主政治，所謂主者是主其愛人與公道。

不能主愛人與公道之政治，無論其爲君主，民主，黨主，皆違背政治之原理，乖了人生之所

需，是以政權播惡於衆，均不當存在，亦不能存在，此政治革命之所由起。

政治之任務，在愛人與公道，愛人公道是理性的作用，故爲政者必須有理性作用者當之，方能達政治之目的，成已在充備其理性，成物在作用其理性，故古人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以自成，仕以成物，此余之愛人公道之政治主張也。

人有慾，人羣亦有慾。人慾起於私心，人羣慾起於私心所創之制度。利息制度，起於資私有，金代值由於便貯藏。資私有殺人半數，造成四罪案，爲階級鬥爭之因素；金代值比限物產，造成四弊害，爲經濟戰爭之因素。此爲現實之兩大病害，此而不除，愛人公道的政治，根本破壞。欲除之，只有實行按勞分配，以去資私有之病；實行物產證券，以去金代值之病。此實爲生於今世人之重大責任。人人均當以此爲自己革命之抱負，方不虛此生。

以貴成賤以賤養貴

——司令長官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日記第一三五段——

人之生也，當盡其性，并盡物之性。盡其性全其生也，盡物性顯其用也。有理性者，固吾之同類也。有情者吾同情也。有生者吾同生也。有成者吾同成也。同理者願與之合其理；同情者願與之盡其情；同生者願與之享其生；同成者願與之共其成。人固吾之同類也；無生物也，有生物也，植物也，動物也，亦皆與吾人有所同也。均足以愉吾人之情，與吾人之趣。喻吾人之理，樂吾人之性也。皆助我者，非羸我者，皆我之與，非我之故也。

同其理，人與我無間；同其情，動物與我無間；同其生，植物與我無間；同其成，無生物與

我無間。無間則人與我同其理，動物與我同其情，植物與我同其生，無生物與我同其成。同則同之矣。傷則共傷全則共全。傷物之成，即傷己之成；傷物之生，即傷己之生；傷物之情，即傷己之情；傷人之理，即傷己之理。全物之成，即全己之成。全物之生，即全己之生。全物之情，即全己之情。全人之理，即全己之理，傷則共傷，全則共全也。

如是，則不動一土不踐一草，不殺一禽爲宜耶？非然也，理之生，貴於情之生，有情之生，貴於無情之生，生貴於無生。以賤養貴，是用之也非傷之也，因用而傷之。正所以成其用也。且也。植物吸取無生物，而發揮其精華。動物吸取植物，及無生物，而發揮其精華，人則吸取萬物而發揮其精華。是賤者之用，藉養貴者而更顯著也。然過量之用，則傷用，傷用則傷其同也。傷同即是傷己。成之傷之，間不容髮。成其用則已同成。傷其用則已同傷。成之傷之，當細辨之。

三個根本認識

今天我對你們把我的學說上的幾個根本問題講一講，這是我的學說的根本。

第一，先說中。中的說法，不是很簡單的，中的學說，就是說中是理之極則。一切事情都必須有個中，做什麼事也必須求得其中，爲什麼求這個中呢？求中的意思，就是要決定取捨，中是在作事上用的，得中則取，不中則捨。

就事上說，得中就是個存在，不得中就是不存在，但這不是說事的本身不存在，而是說對方對這事的認識不存在。譬如在算學上三加二是個五，我們求這個得數，如是個五就取，不是個五就捨，所以算學上的三加二等於五，就是存在，如三加二等於六或四，那就是不存在。不過三加

二等於六，或是四，在算學式上是可以存在的，但在人的認識上便是五就存在不是五就不存在。

說到事上和算學上都是一樣，一件事做的對不對，和算學上的對不對，根本是相同的，只是認識上的難易。算術是數，三加二等於五好認識，事上是理，如何對，如何不對，却不好認識。但對事的認識，也不十分難，它也有它實際的準備。比方值兩塊錢的一件衣服，說三塊錢或一塊錢怎樣，人都一定覺的三塊錢太貴，一塊錢太賤，如說兩塊上下的人就多，如說塊一，或一塊九的人，就很少了，再說到兩塊零一或一塊九毛九那說來的人就更少了。在算學，幾塊幾角，以至幾厘幾毫，也都是能算來的，惟在事理上說，那就比較難了。

中是個靜的，不只是不動，而且也不是存在一線上的。不過求中有個粗細，談到粗處，人人做事，都能適用，說到細微處那就很難，但無論如何細微，也不能離開中，離開中就錯了，就不存在了。比如今天講話的這一個場中你們的行為要離開中，我當然不能承認，我的行為要離開中你們也不能承認。所以中在人事上一點也離不開。這個中粗也可以，但也不能離開中，離開中做什麼也是白做，白費力氣。

由中說到母理。母理是人事之準則。是靜的，不變的，是做標準的。母理是和量長短的尺，稱分量的秤，走路的目标都一樣，沒有尺子，不能定長短，沒有秤不能定分量，沒有目標，走路沒有方向，沒有母理，人事的是非便無法判斷。

人事是以生爲母理。這個以生爲母理的有無很容易明白。就以民族革命大學來說，假定我們沒有以生爲母理的這個目標，那麼我們爲什麼要成立民大，你們爲什麼要來投考民大，這完全是爲了一個生的母理、爲了民族的生存。我們看古今中外的一切人事，那一件不是以生爲人事之母理的呢，就是一件小的事情，不論是批評一個同學，或批評國家社會，也完全是拿上母理來作標準的。你們不要只看書本上受書本上的欺哄，要看看歷史上以及全世界無論那一件事沒有母理的，或是母理是變的。我們從縱的方面說上下五千年，從橫的方面說世界，那一個事情沒有母理，那一個母理是變的？

第二、按勞分配制度的永久性；按勞分配是永久不變，我想你們聽了這話，腦筋裏總以爲「不變那不就是沒有進化了麼？」所以首先你們必須對人類的事件有個分別。在人事上沒有一個道

理不是個二的。沒有一句話不加上一個前提能說是對的。譬如算學沒有左邊的式子，便不能說這等號右邊的得數是對的。如果不確定等號左邊的實際是等於五，便說五是對的那就是錯了。事有進化的有不進化的。進化的是要進化，當然以進化爲對，不進化的當不進化，便以不進化爲對在進化上說母理，它是爲進化作標準，爲退化做堤防的。假定要沒母理何以引道進化防止退化？

按勞分配是個制度，按勞分配的永久性，就是說它是永久的制度。制度是爲什麼來的？是以限制人的行爲來的。研究限制人的行爲，先須研究人的行爲。支配人的行爲有個力量，這種力量是個二，一是獨利的心，二是共利的心。這個二，是造化生人給予的，因爲有這個二，所以人就有好的行爲與壞的行爲，就有獨利的行爲，妨害了共利的行爲，這種獨利的行爲必須加以限制，才能免除他妨害共利的行爲。如果沒有這種限制，那一定要造成強凌弱，衆暴寡，智詐愚，富欺貧的現象。這弱的寡的愚的貧的，就不易生存。教育是一面、制度是一面，就一面說，人人都有共利的心，發達共利的心，可以減滅獨利的心，當然是愈發展愈好。發達共利的心範圍，是屬於教育，教育是要教育到人人都能獨利的心不妨害共利的心。就另一面說，限制要限制人獨利的

心不妨害共利的心。如果人類個個只有共利的心，只表現一種共利的行爲，那自然就不需要制度，也不需要教育。如果人人都是只有獨利的心，還有誰來定制度？誰來做教育？惟其是支配人類行爲的力量是個二，才必須有個制度，來限制人的獨利行爲妨害共利的行爲。必須有個教育，來發展共利的心，支配獨利的心，發達共利的行爲。我們可以說：制度的效能，是限制獨利行爲的。教育的效能，是發展共利行爲的。按勞分配制度，就是限制這個人類的獨利行爲，使不妨害共利行爲的制度，那怕人類全是只有共利的心，但只要有一個人不是如此，是有獨利的行爲。那也必須定這制度，而且這制度還必須是按勞分配制度，所以按勞分配是永久性的制度。

總之，按勞分配的永久性，從豎說，由有人類始至無人類終；按勞分配的廣大性，從橫說，由一世界至大千世界，均應按勞分配，以美滿人類之進化與幸福。已過不按勞分配，是已過的錯誤；將來不按勞分配，是將來的錯誤；這是一個人類公共的思想。你們各個人，皆是人類之一份子，應當替人類的進化與幸福負責任，應當深刻的認識了此思想。思想爲行動之母，是深微的，也是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的，是不易對的，然還是不容錯的，應當努力的先以推翻的心理攻克他

，如攻而不克，推而不翻，則堅固的建立他，信仰他，作一個負担人類進化與幸福的忠實份子。若既不努力的攻克而推翻之，又不堅固的建立而信仰之，則在人類幸福的真理上；進化的道路上，還是一個動搖份子，也是一個危險份子。你們出校後，尚須不斷的作推翻與建立工夫，推翻這個，建立他個，推不翻這個，就建立這個。推翻是建立的開始，建立是推翻的完成，推翻與建立不可有恩仇之識別，若有恩仇之識別，是拿上人類幸福的真理與人類進化的道路，供了自己蠻橫武斷成見的犧牲品，則爲人類的罪人矣。

第三，社會恐慌是交易病，現社會的恐慌是交易病還是分配病，我的認識是交易病。但我自己却很虛心。全國以至全世界的圖書館裏的社會科學書，都是根據生產關係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爲基礎寫出來的，至我說是交易關係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是生產關係限制了生產力？還是交易關係限制了生產力？你們大家可以詳細加以研究，不可狃於成見，蠻橫武斷，使自己的認識離開了人類的真理，自己的行爲乖謬了人生的道理。

從前有個美國記者，專門來和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經我解釋以後，告他說關於我這個主張，

我已經答復過一百零九個問題了，後來他就再不問了，他說他要問的，恐怕也不出這一百零九個問題之內的問題吧。現在我把我這個主張，先給你們一個根本的瞭解。

造成今天豐年飢饉餘裕貧困的現象，是爲了什麼？有人便說是生產關係限制了生產力發展的原故，我却說完全不是如此，要明白我這個道理，還不能首先從生產關係或交易關係等上說起，而且還應該先說這麼一句話，也不在於生產關係，也不在於交易關係，我先給你們做一個比喻，可比如有人患了積食，就醫病上說，這是川軍的病？還是人參的病？是開病？還是補病？就致病的原因上說，却也不是因開因補。現社會病因，是因分配關係？是因交易關係？就醫病上說，以說是該用分配方法醫治呢？還是用交易方法醫治呢？若究致病原因說，也不是生產關係所致，也不是交易關係所致。

你們必須先要知道。人類生活上需要的物品，是有個需要量，所以生產量也必須超過這個需要量，而且必須要超過幾倍以上，個人的生活，才能保險，比如今天山西全省需要食糧千萬石，生產量只等於千萬石，假設有損損失，那便要把一部分人餓死的。今天的社會，就是生產量與需

要量不能相符。生產量必須高於需要量，古人說耕九餘三，那就要超過四倍的。人人一定是需要多少，購買多少，誰也不肯購買需要量以外的物品，因此貨物賣不出去，工作停頓，勞動者失業，社會恐慌。各國爲了挽救恐慌，便向外擴大市場，爭奪殖民地，實行經濟侵略，造成國際戰爭。

不過在今天說，病的本身已經不能教它不病，不病更了不的。因爲今天的問題，不在病的本身而只是在於該從分配上醫治呢？是該從交易上醫治呢？因此才說到了分配病和交易病。至於說病的所在可以說是在人生需要上，所必需的生產量一定要超過需要量的許多倍上。

說到醫治上很簡單。今天社會上是生產量比需要量高若干，今天必須要一個儲備量。這個儲備量如何能拿分配醫治！多少倍的儲備量，必須是拿多少倍物產的照像片之物產證券來作接受，自然就可以使儲備量合上需要量等於生產量，——需要量，包括現實消費量及商家富人之購存量——這很明顯的是個交易病，不是個分配病。

以上三點，就是我的學說的根本理論。學說只說他的根本理論就够了。除根本理論之外的說

法都一樣，沒有什麼差別。比方蓋房子，蓋一個冷室和蓋一個暖室，雖相反，繪圖不同，而所用洋灰磚瓦和工人等等都是一樣的，希望你們研究我的學說，要根本注意這一點，有懷疑或反駁，可盡量拿出來問，決不可礙於信仰。

物勞主張兵農合一與各種主義主張學派政論政策的關係

兵農合一社會制度下，個生產物，按勞分配；群生產物，按需配備；救濟產物，按需定價，變商品爲用品，變商號爲配給機構，實行糧食征現的單一稅與兵工政策，將超過現實需要量之生產量，直接變爲保障群眾，優裕個生的儲備量，根絕物產滯銷，失業恐慌的因素，物產証券只盡其媒介產物轉換的功能，對醫治工人失業，社會恐慌的病上說，成了無病之藥。也就是說，物產証券，對醫治工人失業，社會恐慌的病，確實是付良藥，但在兵農合一的社會制度下，根本無此病了，所以說，成了無病之藥了。

物產滯銷，失業恐慌，由於金代價的比限而形成，馬克斯誤認爲由於資本剝削，病在交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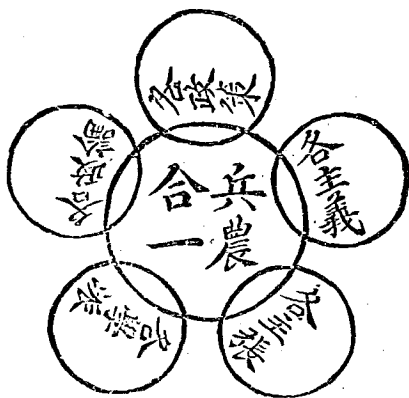
從分配上求醫治，勢必求一無交易之分配制度方克有濟。所以他認爲社會恐慌的危機，必須實現了按需分配的共產社會，方能根絕。我嘗比喻如同手上了瘡，看病的醫生，不從如何治療上着眼，乃連手一併剝去，瘡雖去了，但人也廢了。這是馬克斯對社會病理學認識上的個錯誤。

兵農合一劃分份地後，按需分配工作，按勞分配產物，適應群生個生的需要，澈底的計劃生產；個人工作，皆須經政府許可，不努力者，實行奪權。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爲，達到廢止刑法的境地走向大同的途徑。變革了社會制度，去除了社會恐慌的根因所以我嘗說，實行兵農合一，可以給馬克斯一個安慰！因爲馬克斯認爲去了交易，才能醫治社會恐慌，要實行資產皆公有的按需分配，使人勞動而不計較享受，違反了人情，種下赤化的禍根，真是死不瞑目，今天我們實行了兵農合一補救了他的這個缺憾！他如死而有知，一定可以得到個安慰。

至於說到兵農合一及物勞主張，與其他各種主義主張學派政論的關係，須先認識宇宙的真理，是個絕對之一，解決社會問題的真實道理，也是個絕對之一。對只有一個，誰把握這個道理，也是一樣的，錯是各式各樣的人言人殊，物勞主張適情合理的醫治了失業恐慌資本剝削的社會病

，兵農合一，具利無損的解決了社會問題，都是全對的。所以說物勞主張是醫治現社會病的唯一良法，兵農合一是一走向大同社會的不二法門。其他各種主義主張學派政論，都是得失參半對錯難均，在他的對的部份上說，都出不了兵農合一的範圍，錯的部份各有不同，都在對的範圍以外，如後圖。明白了此，就可知道兵農合一物勞主張與各種主義主張學派政論的關係了。

圖 式



武裝頭腦的步驟

五建須先建組，建組須先建幹部，建幹部全在武裝頭腦。我們的組織是爲人類謀幸福的個革命組織，革命是去惡。去惡須奮鬥，奮鬥須武裝頭腦。

武裝頭腦就是個學習，武裝頭腦的成果如何，就是看你學習的辛苦如何。學習有階段，就是武裝有步驟，孟子學習有六個階段，可以作爲我們同志們武裝頭腦步驟。

六個階段就是：「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什麼叫「可欲」？「欲」就是理性種子，「可欲」就是下上這個理性種子。几下上這個理性

種子的人，與人接觸，拿善不拿惡，這叫「可欲之謂善。」在我們的同志說，「欲」就是爲人類謀幸福的革命種子，把這個種子下在腦子裏，就叫「可欲」，其行爲一定不會不革命，就叫「可欲之謂善」。但下上種子最怕的是不發芽，如把五穀種在沙灘中，所以孔子說，「朽木不可雕也」，這是腦子壞了的人，好話不入耳。但發了芽，尙須培成苗，培成苗尙須結成穗，結成穗尙須熟其實，所以孔子說：「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種子不發芽，等於沒種子苗而不秀等於沒苗子秀而不實等於沒種子。故孟子說：「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下上種子以後必須再一刻不斷的培植，孔子說：「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得一善，就是聽了革命道理，「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就是跟上這個道理，一刻不間斷的培植自己革命的種子，不致這個種子再丟了，周公是我國政治的聖人，其用功之苦亦如此。孟子說：「周公思兼天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這四事是什麼？「就是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親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迺，不忘遠」爲什麼要坐以待旦？就是得了一善，不敢睡覺，恐怕睡着了丟了他。孟子對沒志氣的人，也曾作比方，

說他的徒弟高子：「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這也就是說，我們沒志氣的同志，聽到革命對的話，也動了革命的心了，但是勝不過他的偏私，任性，自利，封建，武斷，蠻橫的惡習染，過幾天就可把革命的心志消沈了！這種人的腦子雖不是如沙灘的死心人，但也犯了那個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的毛病，其結果也等於沙灘似的一個死心人！也就是把這革命種子毀壞的沒有收穫了！我願意你們在座的諸同志淨默三分鐘想一想：自己的腦子是不發芽的沙灘，抑是堵塞住的茅徑，如果是此二者，你們坐在講堂上，不只是白悶，並且感到痛苦，一定還要打醜！虧負了時間。毀滅了你此生對不起父母的生長與人類期望！

同志們！人生不是爲作惡而來，也不是爲飲食子女而來，爲的是自身理性與收穫，渠沙與茅徑，是送給你無收穫而終，變沙灘爲肥田，變茅徑爲通路，不在我努力，是在你自己下苦功！

「可欲之謂善」，是革命者的開首，也就是一個人成就的起頭。這「可欲」就是社會上所謂立志，孟子說：「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社會上普通說的：「有志者事竟成！」又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志就是事業的種子，有瓜的種子，就能收得瓜

有豆的種子，就能收得豆，人精神的收獲，全是說，志於儒即是儒，志於佛即是佛，志於革命即立革命，志於盜賊即是盜賊，志就是人精神收獲的種子，故人的事功，全由下種的「可欲」而起

人的腦筋中有幾十個工作室，就如同土地中有幾百種植物的原子質是一樣的，種子是瓜，地中瓜的原質，就成就爲瓜；種子是豆，地中豆的原質，就成就爲豆，人的腦中，一個工作室裏，具有一種化精神的原質，常在什麼室裏工作，就把什麼室的原質化成了自己的精神，支配了自己的行爲，常在盜室裏工作的人，就把自己的精神化成盜賊的行爲；常在煙賭賭欺營私無弊，升官發財，自利封建的室裏工作的人，就把自己的精神化成那樣犯罪的行爲，如常在爲人類謀幸福，替社會表功能，去錯求對，去病成健的革命工作室裏，就把自己的精神化成爲人類謀幸福，替造，去錯求對去病成健的革命行爲。

想成爲一個革命的幹部，必須要先在腦筋中開闢革命的工作室，開闢這個革命的工作室，是青年易，成年難，孟子幼時孟母三遷教子，就是很容易的爲孟子開闢了作聖賢的精神工作室，因青年還沒有固定他的精神在他腦中的那個室中，成年則腦中已經有了他的精神工作室了，

但要想教他開闢這個革命新的工作室，必須闕閉他舊日的那些自私自利不革命的工作室，同志們！你們今天要想做個革命的幹部，須要拿上大勇大智，費上大力，闕閉你不革命的工作室，開闢你革命的工作室，你要深信你此身的成敗，全在這個開闢的努力。

「有諸己之謂信」，就是接受了這個革命種子，培植在自己腦子裏，把革命的工作室闢了建立自己的企圖心責任心，樹立起自己耻不若人的內力，做甚務甚，做甚學甚，做甚會甚，做甚成甚，一點也不苟且，不敷衍，不偷巧，；再拿上革命者，的五條件：革命人格，革命氣節，革命能力，革命智慧，革命器度，或裝自己的頭腦，凡一言一行皆不合革命五條件者立時改正，恐怕你在用功的初期，新開闢了這革命工作室，你很不安心在這室內工作，你不知不覺的就又會離開這革命的新工作室，到你那自私自利的舊工作室，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你回到那舊工作室，就是又把革命的心放開了，也就是又把革命的新工作室空闕閉了！你一刻不離開這革命的新工作室，一定會使你的革命精神，日益長大，由發芽而茁而穗而熟，這也就等於由地裏的一顆穀子成了一穗穀子，到這時候，你才能感到有革命的興趣，這就叫「有諸己

之謂信：」且必須是收獲了以後，才信得過自己有了這個東西，因為種子是你外來的，不是自己的，外來的東西，不能信爲是自己的：必須自己收獲了，才能信得過是自己的。

什麼叫「充實之謂美」？自己信了腦子裏能收獲這一穗穀子，把這一穗穀子。再種在腦子裏變成一畝穀子，反復下種，就變成遍地穀子。這就是說在一個室裏工作，通了各個室，使整個的腦子中無一處不是革命的工作室，到這時候，才是真正的革命幹部了，在不革命的人，也很會加你個「革命迷」的名號，蓋整個的腦子中成了什麼的工作室，就是成了什麼「迷」了，「戲迷」的人無處不表現戲，因爲他的腦子中，整個是戲的工作室，所以他無處不是戲的表現，孔子稱稱惶惶，當時譏笑他的人很多；孟子周遊列國，欲推行他的王道政治，到處不得見諒，孔子自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這也可以說是個聖賢迷的人，我們今天變成個革命人，也必須成個革命迷，欲成個革命迷，必須把整個的腦子全裝成革命的工作室，絕不會有不革命的表现，腦子中革命的精力充實不遺，就是個革命迷，這就是「充實之謂美」。

充實以後再繼續的努力，使其功效向外表現，不容人不能使人能，因爲惟有光輝才能向外

照明，而人類之最大熱誠莫過於修正人的壞幫助人的好，孔子自述不過是個「我學不厭而教不倦」的人，「學不厭」是孟子前三步的功夫武裝自己的頭腦；教不倦是孟子後三步的功夫表現自己的效用這就叫「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同志們！你們自己想想；不能不容人，不能使人能，不是你內心的熱誠無向外表現的力量？這就是你沒有向外照明的光輝所致。

「大而化之之謂聖」「化」是把硬的化成軟的，效小的化成效大的，「聖」就是個仁義，仁是人情，義是公道大而化之以後，與人接觸一定是本乎人情，合乎公道。欲得乎人情，合乎公，只有與人合謀，我們政治上與人合謀，能得其情，適其需，獲其心，用其力，使一切好皆有，一切壞皆無，就是「大而化之之謂聖」的功能。同志們不能與人合謀，自己還等於是淨白的冰塊，未化成水，光亮是光亮了，但尚有稜角在，就是處人上未能拿出與人乳水交融的聖道，故未能做到政通人和！同志們！誰欲真正以誠懇的，不勉強的，實行與人合謀，就是今天的古人！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不可知，不是神秘的不可知，是自己爲人類努力了力，而人類反不知其努力，這就如堯時擊壤歌上所說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力有於我哉！」人民安居樂業而不知是堯帝的功績，尤其父母之與子女照料生活管理行爲，管理行爲在子女毫不感覺他父母對他的成長上下了多少辛苦，在當父母的也沒有要他的子女感到他的好處的意思，這就是所謂之「不可知」這個「不可知」可稱之爲「神」，因必須拿上強大淨白的心理，爲人類謀幸福，替造化表功能，心若明鏡的彰善除惡，才能做到這「不可知」。

同志們！我們不敢把古人看的太重了，也不肯把我們自己看的太輕了，我們立志學古人，一定可以如古人！如何學習？就是按孟子學習的六個步驟，武裝自己的頭腦，第一步先開闢腦筋中的革命室，澈底瞭解了兵農合一，劃份份地，可以做到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爲，廢除了刑法，走上了政治最高峯。

同志們！你在政治上找見了這個目標，如同在礦石中發現了頂大頂精的金鋼石，你不向這寶石努力開掘，你是失了良機！你生在今天的大革命時代，你找見這最高峯的政治目標，你不向這目標邁進你是枉此一生！如何努力？你從訓練國民兵，常備兵上努力。這訓練就是實際武裝的方，因武裝頭腦，要離開實際的工作，無論武裝的多好，也是書呆子，能說不能做！由實際工作

中武裝。就是工作強一分，武裝也強一分，武裝強一分，就是工作更強一分！學習是爲工作，工作中的經驗，纔是真正的武裝。說空話的同志，是組織中的贅疣，竇幹的同志，纔是人類的救星！同志們！自暴自棄是人生最大之罪惡，自勉自勵是人生最大之成就。願大家共勉之！

甲申光復節答問

問：曾長六二生日朝會講話中說的：「孔子成學的六個階段，第六個階段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與孟子成學的六個階段，第六個階段的『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同堯的政治功效的擊壤歌，均歸於推親愛自己的父母子女之心，親愛他人的父母子女的一個根源，我還有點瞭解的不透澈？」

答：不只一個根源，而且是一個境地；並且是一個功效。假使孔孟爲政，就能做成擊壤歌中說的功效，堯舜的學問，已經就是孟子的「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他們統能親愛人的父母子女和親愛自己的父母的心是一樣；且他們的學問政治均就是

只此一點，此點一以外，再無其他。也就用不着其他，你再說罷！什麼瞭解的不透澈？

問：根本上聖與神分別不易，神代表的是個什麼？更使人心腦中不易印證？

答：聖神，儒者除孟子以外，未予區別，就是孟子區別，也只在這一章書上。孟子此處區別神聖，比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是塊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化成水，「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變成氣了，這就是冰有光澤，能照外，但有稜角；水則無定形；氣則無定體，這不過是個比喻，比喻是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證。我以前將大聖比大空，神比真空，聖猶在空氣的最稀薄處，所謂「毛猶有倫」，神則到了真孔，所謂無聲無臭」。總之，聖有存心爲善處，神則不存心，亦無不善，這是孟子分別聖神的一個境界，學問就有個境界與領會，均係主觀的。

問：這主觀是不是還需要合乎客觀？

答：你說明白類如什麼？

問：如必須合乎客觀的人心所同然，

答：就人上說事物，是有主客觀；就人上說心，是無主客觀，所謂人心之所同然，統是主觀

的心。這個同不同，就心說是不能拿主客觀來區別。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問：會長已虞建組課堂講話中說：孟子的「可欲之謂善」，與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一樣。你在六二生日朝會講話中說：孟子的第六個階段「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孔子的第六個階段「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一樣，這第一階段，第六階段孔孟既一樣。孔孟是不是境界相同？其中那四個階段是不是也一樣？

答：孔孟的境界不相同。孔子的六個階段是自述，孟子的六個階段是領會。自述是個經過，領會是個悟覺。孔孟說話的出發點不同，他們的境界也不同。程子批評孟子尚有圭角，我說孟子尚有氣質，學問的境界，在空氣的頂稀薄處，尚未到真空界。不過我這話，也是種主觀的認定，且也只能從主觀處認定。佛家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個冷暖是怎樣冷暖？非主觀不知。客觀的說他人飲水的冷暖，那是他的主觀的認定。不說則已，欲說，只有從自己的主觀認定，說他人飲水的冷暖，無法證明是不是合乎客觀的冷暖。所以我們批評孔，孟，也正等於拿上我們的主觀批評他人飲水的冷暖。真正孔孟的境界，只有孔孟自知之。至於其中的四個階段，一個階

段和同一個階段是否一樣，因他們的說話出發點不同，也確難解釋。尤其是孔子的「如天，孟子的「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這根本就不能作對照。但我的領會，以爲那那四個階段也一樣。

問：什麼叫個「天命」？怎麼叫個「知天命」？

答：你這話問我，我不能答你。恐怕你當時要問孔子，孔子也不答你。因爲這是種自述的話，且不是人與人關係的話。命是個命令，天是個名詞，知是個知道，這可以說是孔子與天關係的話，我們不應該研究他這話。再說孔子當時也不應該對人說這個話，不過他要說他的自述，他還不能不說這話，我們可以不必研究他這句說話。

問：那末，孔子這句話，我們可以拿上迷信把他置之不研？

答：我不知道什麼叫迷信，你應該知道還有種迷不信。

問：假定你要給學生講這章書時，你對「知天命」怎麼講？

答：我只有替孔子杜撰一段話說。

「知道天命我有個性，這個性就是個道，這個性裡邊具的衆理，還可以應萬事應的得當，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道天命的他這個性裡邊，是具有後世所說儒家道理的理性種子；孔子知道他是儒家理性的一顆谷子，一定能有一穗一畝成爲遍地谷子。他現在的這個種子，已經在東方成了遍地谷子了，將來還可以爲世界的遍地谷子。

問：你領會孔孟的那中間四個階段的工夫也統一樣，你解釋解釋？

答：我先把孔子說的六個階段，就我的領會與你說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就是善的芽發了「三十而立」，就是善在他心中有了根基，如同芽發展成苗，所以就能立住。「四十而不惑」，就是是非全能明白了，是的是，非的非，人皆明白，似是而非，似非而非的事，非智者而不易明白。孔子到四十歲時，所有的事理，統能明白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前邊已說了；但是知天命之後，就是不敢違，不敢懈，所以孔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我學不厭，而教不倦」，這就是知天命以後的一種心情。「六十而耳順」，就是耳朵裡聽人的話，無論如何的逆言，他不感覺到逆了；他只是拿上道理來處他的逆，不以逆來應他這個逆了。非到了不以逆應逆的境界，不能真正與人合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就是說真正的從心

所欲不踰矩。實際上說，只有母親之對兒女，不過這可是欲。所以孝就成了化欲爲理以後的事了。桑園寄子可，是捨欲從理；欲應先疏後親，非是把欲化爲理了。若桑園寄父，則不可，因理應由親及疏，若捨親及疏，那就是沽名釣譽，根本斬斷了理的根本，那就成了欲之惡了！中國歷史上以孝爲治國之本，因理之發，必須從孝起頭，所以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把父母親愛子女的那個從心所欲不踰矩的欲。變成由親及疏與世人交，安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統是這個對世人能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心境；孟子的領會也是這個心境；且這個心境之外，再無其他可求的，也就無需再求其他的了。

問：武王伐紂，古人有批評他的說：「武王非聖人也」，還能說他也是這個心境麼？

答：武王伐紂，正是這個心境，看見人家的父母子女和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樣親才能不顧一切的伐紂。

問：假如孔子，武王易地，則如何？

答：孔子易地，也要伐紂。你不看「弗辟以中牟叛，子欲往」，「公山弗擾以弗叛，子欲往

「這正是孔子表示他看見人的父子女如自己父子女一際親愛的心情；否則，他何肯動子路不悅爲而他反爲的念，因子路還沒有到這個親愛人的父子女和親愛自己的父子女一際的境地，他還有善的我界，所以他就不願孔子去弗昝和公山弗擾處。

問：那末，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當伐紂，武王不聽，爲甚伯夷叔齊說他是「以暴易暴，而不自知其非」？

答：此段歷史記載甚略，夷齊究竟諫什麼，並未書明。按夷齊以暴易暴的話律來，倒好像不是諫伐紂，是諫他將來要傳賢，不要傳子。因爲夷齊的話，不滿意處在以暴易暴，武王與紂善惡，如天地之懸殊，常人皆知，故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夷齊賢人也，何能將武王與紂一律貶之曰：「以暴易暴」，這明明白白的是說禹的最後的代身是桀，湯放了桀，湯最後的代身就是紂，今日武王代紂，若不傳賢仍傳子，他後來的代身，就有幽厲。武王比湯與禹，固皆聖賢，但以幽厲比紂，以紂比桀，則均是一際的以暴易暴。所以若不傳賢而傳子，豈止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即湯放桀，也是以暴易暴。

你聽了這段話的解釋，你自己是不是也可以領會到他們的六個階段是一樣？你如果領會到一樣了很好；你如果領會到不一樣了，我給你說我領會下的一樣，恐怕也難得你的承認。

問：「不管我承認不承認，我總想聽聽你領會下一樣的話？」

答：「志於學」和「可欲」統是動了善念了，「立」和「有諸己」是一樣的個景況；「不惑」和「充實之謂美」也是一樣，不充實是虛，虛就是惑咧！「知天命」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這純乎是自述與領會分途上的話，本不應免強解釋，你看這個「知天命」，不到「充實而有光輝」，既不够個人，還有自限，你還能知天命嗎？「耳順」和「大而化之」，可以說是非把自己逆人的那個氣質化了以後，不能耳順。至於「不可知」和「從心所欲不欲矩」，更統是把親子女欲的那個不可知而然的然，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然的然，變成不知然而然的親愛衆人，人把親子女之欲，變成親愛衆人，就是將欲化爲理了，這就是理性種子的收獲。如一顆谷子的種子變成一種谷子，也就是變成多數的一顆谷子，并不是由一顆平常的谷子變成奇異的谷子，理性種子，就是把親愛子女的那一個種子變成了親愛衆了。人并不是理性種子能把親愛子女的普通的親愛，

變成另一種特殊的親愛，所以做聖賢是人人會，人人能，不成聖賢不是肯作。親自己的子女是人能，聖賢親他人的子女并不是另外有一個親得的本能，就是推開親自己子女的個一個本能。所以人不作聖賢不是不會，是不肯。古人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養子不要做，做好官也不要做，會親自己的兒女，推開就會做好官。

問：何以說親子女是「不可知」？

答：因父母親子女，一點買子女好的心也沒有，所以子女就不感覺到父母的功勞。社會上說：「養兒才知父母恩」，這就是父母對子女之好，子女不可知。因為堯治民，如同父母之於子女，不買人民的好，人民感不到他的好，所以人民就說：「帝力何有於我哉」！父母對子女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到了七十歲上對於衆人也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問：這道理我腦子裡，還不能十分清楚了，學問政治難道就只是親子女之心，此外再無其他了麼？

答：恐怕你的心太高玄了。你要知道所謂學問，就是對人和人說明，人和人以外，還需要什

麼政治？還需要什麼學問？就生活上說，應有親疏，所謂「博施於民，而能濟事，堯舜其猶病諸」！就理性上說；不應有厚薄，但生命與理性是一須有限，一須無邊。所謂「利害衝突，吉凶生焉」！這就是由生活而來的，不是由理性所產生的。世界之大同，必須由人心的大同，方能產生出來。所謂大同，根本就是親人的兒女和親自己的兒女是一樣的心。必須由心的大同，才能造成世的大同，我所以前次在朝會上和大家說；無論學問與政治，只有推親愛自己父母子女的心，親愛他人的父母子女的一件事。所謂事功在此，道德在此，人生的結果亦在此。其餘一切事，皆爲圓滿完成此而已。

智的來源就是個求其故

你們問我說：「我們經濟的目的，是要做到保有包供，如何才能做到保有包供？請我說說：你們應該自己用自己的智慧來推求，才應當統躡解的躡解。如果你們不推求來問我，你們就成了問過我什麼，才知道了什麼。關於這一種道理，我先給你們說一段孟子的話：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四二

孟子說「智」這一章話，是最科學的。「性」字就是個「智」字，這話就是說，天下之言智也，就是要求其事的緣故；求其事的緣故，是爲得事的竅要；得其事的竅要，就能順利的完成。他說你可不要不信我這話，「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所惡於智者」，因爲他不求其故而穿鑿爲之。繇不求水就下之故而逼水，繇所以失敗；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求其水就下之故，而導之以流，如行其所無事，順水之流而行其所無事則無惡於智矣。

智的效用，就是個前知，做過的事是經驗，經驗就是過去的了；，好壞是已做就的事，做事就是要做未來的事，未來的事要想做好，必須前知。比方走步，已邁過的腿是經驗，將邁的腿，就須前知，才能不失足。做事重經驗，也是爲要前知，若只憑經驗來修正，至低限度，也有一度的損失，才能得到個正確的經驗；這正確的經驗，也須從求其故得來，若不從求其故得來的經驗也不會正確了，且經驗是個死套子，處物則可，物有定則，如水之化氣、結冰，均有一定的冷

熱。處物的經驗，即是前知，處事則不然，可以比擬，不能適合。要祇重經驗，如同在世界的照像館找與自己一樣的像片，能近似而不能相同；求其故的前知，處理才能確當，如同照像器，你是個什麼，照個什麼，一點也不差。況得到一種正確的經驗，就很難辦了。一件事能把事之得失的所以然分析清楚的人，就很少見，因為這種分析，就須有相當的智、仁、勇，沒有熱心的「仁」，不肯求其所以然；沒有勝過事的「勇」，不能澈底的求其所以然，沒有求其故的「智」，不會正確的求其所以然。

有一個醫生和我說：「我今年將近六十歲，從三十歲就看出病，已看過十來萬個病人了，現在我看病還沒有十分的把握。」我說：「經驗事理難，經驗醫理尤難」。早以前有一個大夫五十多歲了，頭髮雪白，我問他你的衰象何以如此？他說「看病費力，還不如看完病捉摸治病的經驗所在難。」我又問他：「你這五十多歲，手裏經過了多少病人？」他說：「將近十萬個。」我又問：他「得到經驗的有多少？」他說：「有三兩種病。」你們看醫病十萬人，得到的經驗只三兩種，其衰象已如此，可以知道得到一種正確的經驗就很難。再能把得到的經驗消化了。變成

處理將來事的前知的人更少。孔子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這就是說告訴他一個經驗的事理，他要不拿上三個事理來反求，就不再同他說話了。因為他能記住一個事理的經驗是死的與他再說，他也得不到效用。孔子又說：「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這就是說子貢能把聽了一個事的經驗，變成兩個事的前知；顏淵能把聽了一個事的經驗，變成十個事的前知。書統是已過人的經驗。念通書難，用上書尤難；能用上書，纔是把已過人的經驗，變成自己處理事的前知。

儒家的學問，重在求智，就是爲的要前知。但前知不是神密的前知，神密的前知是不可能，且亦不需要；祇有求其故的前知，才能有益於人類，有助於處事。

孔子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又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在這章書上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這統是求其故的前知，是最科學，最確實，最有用的。這統是瞭解事的緣故，推斷事的演變，決定了事的將來；久遠大事是如此

目前的事務亦如此。

人的事功種子是「仁」，完成這個種子是「智」。比方「仁」如船，「智」如水，水多麼高，船才能多麼高。也就是人的「智」多麼高，人的「仁」才能表現多麼高。希特勒應該求其威廢，第二併吞歐洲失敗之緣故，而改弦更張，乃仍踏其覆軌，智者早斷其必敗，日本不以輔助亞洲，求得亞洲民族之同情，乃以併吞亞洲，期求取得亞洲領導，智者亦早料其無以善後。德日兩國，違反了三道，既不是弔民伐罪的王道，又不是壓強扶弱的霸道，更不是廉弱攻昧的智道，在列強林立之下，忽略了小不敵大，寡不敵衆，弱不敵強的勝敗原則，利用國人之盛氣，持國家之蓄力，乖世界厭戰之心理，發動了「以一敵八」不可勝的戰爭，此即不求其故之錯誤！

你們今天問我經濟上保有包供，該如何做？你們要如果能求其故，不問我，你們也知道。就是你們問我，我也不是生來就知道應該如何做，也不是我經驗過知道該如何做，我也是拿上這求其故的方法，來推斷該如何做，才能答覆你們。

我同你們咱大家共同求這個保有包供的「故」，來推斷推斷；欲包供必須保有欲保有，須在

「有」字上求緣故：欲想有，非生產不可，生產的是農、工、礦；要增加大農、工、礦的生產量在兵農合一的制度下，應編農、工、礦的生產小組；編起小組來，還須要督導考核，實行三定守則的！計劃生產，與保證出品優良，貨物不滯銷。你可以保有，你就並可以包供了。你們想想；是不是這樣？也再還有什麼？假定你們能求其「故」，你們不要問我，你們也可以知道，

孟子說：「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你要不求其故來問我，等於你拿起一個物來問我多麼重，問我多麼長；物有千萬累死你，你也不會把物全知道了他的重，他的長。你要求其故，等於你自己有了秤，有了尺子，你需要知道那個物多麼重，多麼長時，你稱他，量量他，必能知道了他的重，他的長。我希望你們今後要從求其故上做你們智的來源，你們才真正適合事理恰當的處理事。

申東答問一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問：易經上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兩字，適用到政治上，我想是一個頂好的原則；我們今天諸事不易澈底，是不是於此「易」「簡」兩字尙未把握住？

答：你說「易」「簡」兩字怎麼解？

問者：「易」是淺近，淺近則人易瞭解；「簡」是簡單，簡單則人易做到；故易經上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答：如你這說太易，太簡了。易，簡是個難事，是難中得到易，繁中得到簡，將極難知的事化成易，極繁雜的事化成簡，纔能易知易行。你看古人說：「先難而後獲，」又說，「深入淺出

「執簡馭繁」「若網在綱」這統是化難爲易，化繁爲簡的說法。如果拿上淺近來作易，簡單來作簡，就成了浮淺簡陋了，完成不了政治本身的任務，與適應不了環境的所需。

我們試將易經上的原話說說，原話是：「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這段話全在易字簡字上，易知則有親，淺而不適其稱，還能親嗎？必須如父母之親兒女，管教養的方法，雖須隨時變更；而其目標不外便之長大成人，纔能有親，有親纔可久，這才够個賢人之德，易從則有功，簡而不得竅，還能有功嗎？必須如庖丁之解牛，得其竅才能有功；有功才可大，這才能成全賢人之業，如你說的淺近簡單，還能成個賢人之功嗎？

易則易知的頭一個「易」字，是個名詞，且是形容詞，動詞，合起來表現一種事理的名詞，正如易經的易字，並不是個淺近易知的形容詞，反是一個很不易瞭解的字義，這個「易」字的意思，就是個不停息的變易，但有一定的目標，如日晷之隨太陽變更而定時一樣。「簡」是個應需

要的措置，但有一定的竅要，如醫生之隨病情處方而醫病一樣。

把這段話的道理適用到政治上，易是政治主張，簡是施政方法，就是政治主張隨時變更，一本乎國計民生，這個主張人皆知其爲所當爲，纔能易知；就是施政方法千變萬化，純依其完成事的需要，這個方法，人皆知其行所當行，才能易從。

所以易經上說：「窮則變，變則通，」是要以變求通，通才能易知，不變則不通，不通，則無以知。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這居敬就是要把繁雜的事，考慮出一個適宜事的「簡」的法子來；適宜，人才易從；如不適宜，則無所謂「從」？

舉例以言：如田賦改徵食糧，同兵農合一，這就是易則易知，所以一宣布，人民皆怨其行的太晚，推行之初，人民皆怨其行的太慢，這就是因適宜了國計民生。又如我們今天的食糧和草料是頂繁雜頂不上路的事，我們把食糧由征供割分，食糧歸權，進而作到糧權屬隊，又進而做到分村歸權，解解單，這統是簡則易從。我們已過的田賦，兵役，是將難事看易，人反不易知；已過

的食糧，草料，是將繁事看簡，人反不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的這個「易」，這個「簡」，是從不易不簡中得來的。你有易經一書是極變化，極不易瞭解，極不簡單的書，名爲易者，就是要以極不易之中，給人個易知；極不簡單之中，給人個易從；如你所說的以淺近爲「易」，以簡單爲「簡」，是以易處「易」，以簡處「簡」，人反不易知，不易從。

問：你所說的易從難中得來，我還不十分明白？

答：前幾天我與你們說過：智是在求其故，如孟子說的：「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就是個難；「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就是個易，「易則易知」的頭一個「易」字，就是要包括由天之高，星辰之遠的難中求其故，而得到千歲之日至的這全部的意義。又如羅斯福總統之對軸心無條件的投降那是個「易」；必須打到軸心本土是個「簡」。再如我們種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就是個「易」，編組份地就是個「簡」，經濟上的保有包供是個「易」，三完是個「簡」；社會制度上去剝削是個「易」，按勞分配是個「簡」；你看這些「易」，這些「簡」，是由多少不易不簡而推求得出的。

問者：我明白了。

答：孔子雖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實際五經四書中，唯易經一書，純爲智者之書，求故推變，故讀易最難。其餘如經書，皆爲以智發仁。

未徑答問一則

——政治要情理兼顧——

問：昨日王主持委員在朝會上說：「有個小學生舉發他父親吸鴉片，請獎勵，你批了個說：『政治就是要情理兼顧，舉發他父親吸鴉片的小學生，不獎勵，被舉發的父親亦不懲罰。認成是個不成立的案件』我們聽了這話，有點不解。按舊話上說：大義滅親，爲歷史所取；就今天說：不容人不，是組織號召。如此，是不是鼓勵人反歷史的真諦，反組織的號召？」

答：你這是見其表而未見其裏，逐其末而忘其本，宇宙的生命效用是理性種子。全備這個種子的，是人，這個種子在人身上，儒家叫爲仁。杏仁是杏樹的種子，桃仁是桃樹的種子；人的仁，就是理性的種子，也就是宇宙的真生命。人老不能自養，少不能自長，故仁的效用，第一是

要親親，由親親而成仁民，仁民而愛物，始能完成這個理性種子的效用。

父子之間，是要重情，今日子舉發其父，是重理失情，以義傷仁。理性種子的培植，全憑的是中和。中和情理兼顧，捨情言理爲不近情，捨理言情爲不說理，皆失其中；失中則違和，違和則滅仁，仁滅則理性種子斷了，所以我說你是見其表而未見其裏，逐其末而忘其本。歷史上的大義滅親，統是不成全其親的罪惡，不是徒暴露其親的罪惡。我們不懲罰其父，正是要成全他的不容人不；假定我們懲罰其父，反是堵塞了他的不容人不。且不容人不從仁字上出發，就包了義了。如從義字上出發有時就傷了仁了。你意以爲如何？

問者點頭而去。

效法總理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意志

——民國三十三年吉縣軍政民各界紀念總理誕辰大會講話——

今天是 總理誕辰紀念日，我們紀念 總理，一定要學習 總理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意志。

總理的革命精神是什麼？就是百折不回。大家都知道：總理在革命期間，曾經過多少次的危難多少次的挫敗，總理始終沒有因爲一次的危難挫敗而致自己灰心懈怠了革命的事業。

總理的革命意志是什麼？就是剷除不平。當初革命的同志宣誓時，有四句話：「剷除穢腐，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四句話裏邊，一方面含着民族革命，一方面並含着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說到 總理的政治革命，就是要建立民主國家。社會革命，就是要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也就是要去除資本剝削，使人人能够以勞動來取得公平的生活，至於 總理的民族革命，絕不是淺近單純漢族對滿族的個革命，因漢族對滿族之民族革命，不是民族革命最終之目的；民族革命之目的，是使世界上之民族一律平等。但要使世界民族平等，必須先要解放亞洲民族；要解放亞洲民族，必須先要解放中國；要解放中國，必須先解放滿族對漢族的壓迫；此爲 總理民族革命的過程。所以 總理民族革命的順序，就是：漢族的民族革命，中國的民族革命，亞洲的民族革命，世界的民族革命！

今天我們紀念 總理，一定要效法 總理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與堅毅不拔的革命意志，遵奉遺教一刻不停息的去努力，以完成 總理革命四十年未竟的遺志！

此外，今天在紀念 總理的誕辰中，我可以給大家說說我追隨 總理革命的經過：

我二十一歲時留學日本，到日本一個月後，我就加入同盟會，同盟會就是 總理革命的個組織；同盟會的革命目標，就是前邊所說的那四句話，同盟會亦稱之爲革命黨，因當時還有個立憲黨與革命黨對峙，爲區別起見，外間即把同盟會簡稱之爲革命黨。後以革命全在武力，由二十八

個軍人組織了一個丈夫團，本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旨，作革命的先鋒。我也是丈夫團中的一個人。

最初討論革命進行的程序，經多次的研究，因種種的關係，將革命程序分爲兩部：一爲江南一爲江北，也就是江南發動，江北響應。因爲江北離北京近，發動起來易遭撲滅，所以決定由江南發動，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遠，我軍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輸送軍需品及得到外人協助比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發動後易於號召，

這個程序決定之後，各省的任務也就因此有了區別，山西的任務是什麼？就是革命軍到河南後，山西要出兵石家莊，斷清軍的後路。那末，爲什麼湖北十月十日起義，山西十月二十九日就響應了呢？這種原因我已在今年光復紀念日與大家說過了。

我今天和大家再說一說，辛亥革命以後，北伐以前，總理交付山西的任務。總理民國元年到太原時，一見我的面就說：「爲什麼你那樣發動的早？我曾替你力爭，非把山西列在贛和的條件中不可」！臨行時，又密囑我說：「我們同志們的處境，數你困難，山西的革命力量關係甚大，

但保持亦甚難，你須要善處」。民國十年我記不得是那一個月，總理曾派喬義生同志拿的總理筆信，到太原見我，信中的大意是說：「現在的革命不算成功，將來我們一定還得再來一次；山西得任務仍照我們東京的約定，北伐軍到河南時，你率兵出石家莊，斷清軍的後路。但來到河南以前，你要好好的保持我們的力量」。

在武漢革命軍到達河南以前，曾由武漢政府委我為北方革命軍總司令，約我將來出兵石莊，我已經答應了。當時南京方面的同志，曾對我說：「你要觀察武漢政府的情形，他們是否為三民主義而奮鬥？你要審慎從事」。我同時亦接到我派赴武漢的代表趙不廉同志報告我種種情形，促勸我審慎；尤其是說到綁上孔子像遊街，使我懷疑更深；又加上南京同志的再三囑咐，我出兵石家莊之約，遂未敢實踐。

但當時山西實具有舉足輕重之情勢。張雨亭在北京曾三次派人到太原向我說：「我仍在北京抑或回東三省？要取決你的一句話」。我答覆他說：「請他放心，我絕不出兵」。最後他派他的顧問土肥原少佐來太原問我，我還是如前的答覆，他臨行時和我說，「你以一師兵出石莊，就可

解決了河南的戰事」。我說：「我知道，我今天不出兵，不是因爲我的兵力不夠（那時候山西有十七師的軍隊）我是不願意把赤化華北的這個責任放在我身上」。我並且告他說：「等你回去告訴張雨帥罷！我絕不顧國家民族的害而乘人之危」！所以山西就未出兵，這種戰事遂無結果，一直等到民國十六年秋，山西才正式出兵石莊，完成北伐任務。當時並非不實踐 總理的話，而實是在因爲我懷疑的關係，不敢實踐，我想這種情形，同志們不是當時的當事人，恐怕知者甚少，所以我在今天紀念 總理誕辰日，特向同志們一述之。

民國三十三年本省光復節講話

一 光復山西經過

今天是山西省光復紀念日。這是中華民國紀元前一年的事，就是到今年三十四年。這一個紀念日，我說的話很多了，我今年特別給大家說中國革命中山西的一段革命歷史。

在最初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因為種種關係，會把任務分開了兩部份：一為江南，一為江北。後來研究發動起義的地點，大家都主張在江南，因為一方面江南離北京遠，發動起來，北方的軍隊不容易攻擊；一方面江南有海口輸入軍需品及得到外人協助，比較容易；且當時江南的革命潮亦較江北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負的任務就不同了，當時山西負的任務是革命軍到河南後，山西要出兵石家莊，接援革命軍北上，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決策。

那末，爲什麼在辛亥革命時，山西不等的革命軍到河南，就很快的跟着湖北起了義？因山西向來有革命，立憲兩派，軍中亦如是。晉撫陸鍾琪頗知晉中革命，立憲兩派之內幕，因其子亮臣與我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特召之來晉作緩和。他們到晉的翌晨，即約我談話。見面即云：「我此次來，即爲與兄研究湖北事件，晉省當如何應付？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尙可轉移」。按亮臣在士官同學時，亦泛泛交，其主張上亦不接近，且不是同盟會的會員。但他知道我是個革命黨，並且他還知道我是丈夫團的人。當時我就答他說：「湖北的這個事件真相，我尙不知，黎元洪究竟係爲革命而起義，抑係別有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感到我們談應付湖北事件的話，還有點太早」？他就說：「我們還可以再觀察幾天。不過我可以和你說，最後需要家父離開時，我也能設法」。我笑了面說：「這話說的那裏去了，你來，我們更說不到那樣的話了」。他臨行時，又和我說：「過兩天，是不是我們可以和蘭臻（姚鴻發當時督練公所總辦，即主兵事者）一塊談談」？我說：「可以，你通知他罷？我通知他罷」？他說：「我通知罷」。在這時候，有兩件事逼迫的我們不能等候，一件就是有五千支德國造的新槍，要借給河南三千支，隨帶子彈，且已運

走一部份；一件是要把一二兩標分開至臨汾，代州。亮臣走後，當日晚間，我就到姚總辦處問說：「亮臣來見你否？」他說：「見過，並且說和你的談話很好，是不是再過幾天我們共同談談？」當時我說：「總辦決定罷。」但我從督練公所中的辦公人打聽，運槍的事，開兵的事，是已經決定要趕速實行，此時我很猜疑亮臣此來，完全是想緩和的把運槍和開兵兩件事做成，山西就可保無事了。而此等計劃，不只是晉撫一人如此，晉中的官紳軍界中均有參與謀者。

我從姚總辦處回來以後，副會長就在我公館中等着我，我一進去，就問我說：「陸公子來幹甚麼？」我說：他也是計劃響應武昌咧。副會長說：「可靠麼？」我說「咱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來得到的感想，作我們的決策」。副會長又問：「你究竟看他來作甚？」我說：不能把運河南的槍械彈藥止住和把一二兩標分開南北的這兩件事停止了，那我們認亮臣頂好說他是來等的革命有過半數成功的成分時，他擁戴上他父親，或者他聯合上大家作一個突變，與響應武漢起義是不會有有效的。當時副會長說：「事既急矣，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個辦法」。我說：「這不需要和人家商量，這純粹是個軍事問題」。他又問我說：「你實際有把握沒

有」我說：「二標有把握，三個管帶（管長）中玉堂（張瑜）子和（喬照）你知道那是咱的堅強同志。瑞璜他雖是個旗人，但他底下的隊官（連長）我就能拿住。騎砲兵是些老軍人，不管事，贊成他們是不會贊成，沒人給他們作主，他們也不會反對，且砲兵中有一個司務長（准尉），還有四個頭目（班長）是同志。惟一標中少齋（黃國樞任一標統帶），與我私交雖好，但不是同志，不能和他深談；且他的三個管帶白和庵，姚以价，照國斌，不只是個不同情革命，倘要運用不好，可能與我們火併。」他說：「砲兵中有這幾個人頂什麼事？」我說：「他們就是散沙，我們有五個同志組織起來，就能一唱百和，把隊伍拉出來。」他又說：「那末，一標你打算怎麼樣？」我說：「那裏邊有幾個下級官和頭目是我們的同志，我打算派一個非軍人去作一個運動，可能性很大，因為立憲黨切實認成朝廷是欺騙他們，我們用由下發動的辦法，我已經同他們講過話去，這回人家打發我們兩標分別開赴南北，人家是不信任我們，要調巡防隊來防守太原。他們從一標傳回話來說，官兵聞此甚為憤慨。今日撫防方面有留二標瑞璜守太原的話，即為此項憤慨的反響。」於是夏曆九月初七日派張樹職同志去一標運動，並面囑一標二營見習生高冠南合力運動，從

一營入手，因命令一營先出發，出發之營，出發之前一日，每營方發給四萬發子彈，二三兩營未發子彈，故特別囑令注意一營。並囑注意頭目，將頭目運用好了，再及下級官，再及中級官。約定運用好後，即電話上告我：「偵討起」三字。如運用不好，則告我：「偵不能討」四字。我並且告訴他：「你如果運用不好，你也不可離開一標的隊伍，如二標發動時，你能在「標拉多少，算多少；你至少也要教我們的同志們帶隊響應。」

先是黃標統奉令先行出發，當時他來和我商量出發否？我說：「不出發，過不去，你的標本部先出發，你把隊伍留下，你走了，我反好運用」。他說：「你要運用好，趕緊通知我，我好回來」。我說：「好吧」。我一面打發張樹幟同志到一標去。

一面召集二標中下級官長共十一人開會。我就問他們說：「咱們是開拔上走，抑是起義？」大家說：「我們是起義！」我問他們說：「一標不同情時怎麼樣？騎砲營你們有辦法沒有？」他們說：「砲兵可能設法；騎兵沒甚關係；一標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來」。我說：「好吧！那末，咱們等等看！先把二標的動作研究研究」。他們說：「二標就是瑞麟一個，把他囚起來，就沒有

事了！」討論至過午夜後，一標的電話回來說：「運用成功」，當時我就教他們回去，照計劃明早開城門時動作：一標打前門，二標打後門。開會的同志出了我的門以後，瑞璿之弟瑞祿攔住大家，拉住副軍校（排長）李執中的手問：「你們開會做什麼來？」他認成事已敗露，遂跳了井。他們返回來報告我，我很着急，心裏想這一下就露了！惟當時官場中對革命黨的警覺性不够，故未生障礙。

至於張樹幟同志去南門外一標運動，甚費周折：不只是革命與不革命的人意見分歧，即革命的人中，也有主張等的隊伍開出後南北舉義倒打太原的；也有主張南北舉義困太原的。唯是軍心不願開拔，最後能運用一致，在一營中幾個頭目聯合到三分之二的頭目，把軍械庫開了，把子彈搶了，將鍋盔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決心，纔帶起一標第二營來，分給二營子彈，決定由二營管帶姚以价指揮入城。

決定初八日清晨起義，二標軍官回營之後時已夜兩點。因為李執中跳井的事我恐有洩漏，我拿起電話耳機來聽有無說法，剛拿起耳機來，就聽到撫台衙門告提學司同督練公所云：「大智門

已克復，鄂亂不日可平，應告知軍學兩界」。繼續聽見督練公所電話叫一二兩標騎砲營，工輜隊。當時我很着急，這個消息傳下去，可能遏止了明早的舉動。我一面告知二標本部勿轉此電話；一面也再聽不見一標傳遞個電話。後來始知那時候一標通各營的電話線，早被我們的同志割斷了！

我初八早上，天剛亮，就到二標二營。我並告知一二兩標對陸撫勿傷之，頂好是暫囚撫署；其公子亮臣亦在撫署並囑注意保護之。當時我注意子彈庫與藩庫及大清銀行三處。一面派二標攻撫署後門之巡防隊，因非攻破巡防隊，不能攻撫署之後門。兵勳後，協統譚振德在撫署門前厲聲曰：「你們造反啦！」他喊了一聲立正說：「你們趕緊回去！不究！」士兵多數持槍立正。有一人忽曰，「協統也知道革命的大義嗎？如知，指揮我們向前；否則，請退」，譚協統說，什麼叫革命？你們這是造反！」此人遂一槍將譚協統打死。入撫署，撫署的衛兵即潰散。陸撫此時衣冠整齊，立於三堂樓前，陸公子亮臣隨其傍。陸公子說：「你們不要動槍，咱們可以商量」，陸撫說：「不要，你們照我打罷」！當時陸撫之隨侍有開槍者，遂引起革命軍之槍火陸撫與其公子亮

臣俱殉難矣！」

六六

你們聽了我這段話，你們就知道了山西辛亥起義的實際情形。我們要知道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歷史，忠貞是人格。陸撫之堅貞，譚協統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孝，均足爲我們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業，抹殺了一切人格。敵人不因敵對的，抹殺了我們作戰的忠勇，屢屢在社會上表揚之，蓋敵對是立場，忠勇是人格；立場是各別的，人格是共同的；不能以立場不同，而抹殺了人格。我們對陸撫譚協統等，亦不當以立場不同，而抹殺了他們的人格！

兵農合一施政綱領序

兵農合一之實施，已做到打仗人多，種地人多，並得國防問題與土地問題，併爲一談而處理，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熔爲一爐而解決，以此建國，一年可以上路。九年即可完成，奠定民衆忠貞不二之基礎，樹立國家強大淨白之武裝。對內消弭階級鬭爭於無形，對外防止國際侵略於未然。劃分份地，可使工不浪費贍出服役之人，是人盡其力；編組耕種，可使野無空地，增加收穫之量，是地盡其利。戰時服役於疆場，謂之兵役可以禦侮；平時勞作於工廠。謂之工役，可以造產。作戰不患無兵，復興不患無工，稅取單一，闕下稽而不征，人民不感苛雜之擾，資產互效。負擔即是收穫，預算可逐年加大。強制勞動，可化遊民爲勞工，小組互管能使人民爲良善。疾病

災害有救濟，社會無悲慘之狀，勞動生產預備蓄，耆者無失養之苦，根絕剝削貧富無甚大之懸殊學識均等，智愚可各盡其才能。教育機會均等，優秀者公費深造，職業教育普及，勞動者技術增進，升學公費，服務公役，智識不差上下，俸給無大出入；使科學公有，才智公用。我全體同志及民衆，均應本此大旨，繼續努力於抗戰之種種工作，以求抗戰之勝利；努力於迎頭趕上之種種工作，以求民族之復興，以努力實現，「無山不樹林，無田不水到，無村不工廠，無區不職校，無人不當兵，無人不入校。無人不勞動，無人不公道。」之政治企圖，適情合理的達到禮運所云：「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大同之世。

與美武官柯約瑟君關於兵農合一的談話

(三十三年五月三日)

武官 我聽說你這裏有一個新設施，叫兵農合一，我想聽聽這兵農合一的一切辦法？

長官 我給你分段說說，

第一段是說爲做到種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因爲我們今天抗戰的困難，是食糧與兵員。我們的種地的人，爲什麼少？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田地所有權與使用權一致，多有一個人種不上一個人的地；還有一個就是怕拔兵，因逃避了兵役，致使荒蕪了農田。我們的打仗的人，爲什麼少？因當了兵，家裏沒生活，統係義務性的犧牲，沒有相當的優待，所以營中逃兵很多，逃了的不敢回家，既不肯當兵，又不能種地，所以使種地的人少，打仗的

人也少，食糧兵員兩無辦法。因爲以上這兩種情形，實行了兵農合一，種地的助耕人多了，種的地也就多了；打仗的人不逃役了，打仗的人也多了。這第一段就是說收到了種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的效果。

第二段是說能使種地的人好，打仗的人好。我們收到了種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的效果，那是個數量。我們更可使種地的人好，打仗的人好。因爲種地人的地的使用權，不是他原有的，是分配給他了，他們不好好的種地。就要奪他的田，他如不好好做人也要奪他的田，我們第一步要求他們人上，是不犯烟賭盜欺四個字，種地上是選好種，多上糞，耕的深，鋤的勤，增加產量。至於當兵的給了他優待糧花，他不祇是不肯潛逃，他還更怕開除，因爲開除了他，他回到家裏，想領地不能想助耕也不能，他不祇還得退優待糧花，且須出優待糧花，他的父母妻子，最不願意他離營回家，所以他只有好好學習，好好打仗，是他的正當生路。這第二段就是說能使種地的人好，打仗的人好。

武官 土地的所有權，有移轉否？

長官 沒有。

武官 那末，你怎麼報酬他。

長官 他原來給國家納多少田賦，今天種他地的國民兵，也給他出多少租。這就是說：他原來如

何對國家，今天的國民兵，也如何對他。這作法很公道，所以他也很有滿意。

第三段是說：政治上增加了效能。因為十八歲以上，至四十七歲的男子，除充了常備兵的統是國民兵，在村中設一個管理他們的機構，叫個村連部。他們因有土地，有生活，且村中除了他們，均是一些老弱和婦女，他們當然成了村中的中堅了，也就是在政治上，好專由他們做起，壞事由他們去起，這很能加大了行政效率，所以施行了這個以後，管理人的工作管理人的行爲，是比較的費力小而收效大。這第三段就是說：能增加政治的效能，

武官 如此實行增加多少兵？

長官 能增加總人口數的十二分之一，因現在我們的役齡壯丁，縣縣均在總人口數四分之一以上，十二個人中，平均有三個役齡壯丁，其中出一個常備兵，兩個國民兵，所以在營打仗的

兵，能有十二分之一。

武官 我們美國到今年年底，可出到十三分之一，同你們這個比例差不多？

長官 第四段是說；以兵農合一爲基礎，可期廢止刑法。這就是以工作保障了人人的生活，再以生活管理了他的行爲，凡違犯了公民行爲的人，以奪其工作權來懲處他，因這一種懲處較有期無期徒刑重，而比較有彈性，但欲實行此，必須先實行計劃生產，按需分配工作，按勞分配產物，因爲這樣才能變商品爲用品，變商號爲經濟管理。到行政上做到對人人以工作保障了生活，以生活管理了行爲的時候，則可能的廢止了刑法。

武官 如你所說，有若干部份，同於共產主義？

長官 也可以這樣說，但我本人雖然是極佩服馬克斯的，我常和人說；馬克斯的腦子，是等於戴顯微鏡的個眼，能看出人看不見的形狀來，不過他老先生有點錯誤，理論不說了，說他的方法上，他是除了個用的，統是群生用的，使人不願意增加工作效能，我們是除了群生用的，統是個生用的，人人願意努力。

長官隨手畫一圖爲下：

(馬克斯的按體分配)

個生用的

個生用的

人努力

增加的與他無關

(我們的按勞分配)

個生用的

個生用的

人努力

增加的統是他的

政治上的企圖，我與他大致一樣，統同是爲去經濟恐慌，但途徑上是不同。我的主張是循人情，鼓勵勞動，他的主張是背人情，使人怠於勞動。所以勞動者的一勤一惰，就大相懸殊了！

武官 這樣政治主張之下，你的教育如何辦理了？

長官 我給你分開三種辦法來說：

第一：是國民教育，由滿六歲至十七歲十二年，必須受教育。因為他的生活有了負擔，他可以安心的受教，且不准他不受教。

第二是大專教育，不許誰想升學就升學，須在國民教育中，選拔十八歲的優秀學生公費升學深造，免服兵役。畢業以後，在兵役年齡者，由政治上指派服務，以代服兵役，如此可以做到科學公有人材公用。

武官 大專學生，不服兵役，在我們美國實行不通，就是大學教授，不服兵役，也實行不通。

長官 我對這個有一點認識，我以為國家培養出來的大專學生與教授，在戰場上犧牲，損失太大。按現在的兵役制度，就是非人人當兵不可，在我們中國，今天也祇敢說大專學生與教授緩役，不敢說免役，在今天可以說；只有人人當兵是公道的，在我們兵農合一制度之下，當兵求學，各有各的優待，各有各的義務，到那時候，大專學生與教授，以不當兵是公道。

的。

武官 如這樣，你們大專學生少也可以，

長官 但我擬一百個國民學校畢業學生中，相當高中程度，選一個天資優秀的升入大學升造，比我們現在的大專學生，要加二十倍。

武官 這樣你們可增加大專學生不少。

長官 我們再接着說教育：

第三是施行成人工作效能教育，這教育是定期，一面就其本工作部門，使他改良工作技術，增加工作效能；一面就是訓練他們公民的道德。這是我們三種教育的計劃辦法。

武官 很好，你這做到了很要收效。我問你這農人，到冬天不種地時；是否准其做其他工作。

長官 按我的規定，不准。因為他一年有四個月的羣生勞動。例如修路，造林，受成人工作效能教育，公民道德訓練，與武裝操練，合夥蓋房，改良自己的住宅等都是。因為所有的製造物，均按需要分配工作，不許自己不做到自己應做的工，也不許自己做旁人的工，以免妨

碍他人的生活

七六

武官 你們有這許多常備兵，打完仗了，他們作什麼？

長官 他們做國防工廠的工作，製造國防用品，因為他們優待的糧花是長久的，他做國防工業，再給他一點獎勵，可以說：我們的國防製造，不要成立預算，也不用另外再增加人民的負擔，我們今天國防止，不愁沒人，沒錢，只愁沒機器，沒原料。

武官 如你這樣說，國防工業，是打完仗的常備兵做，將來再打仗，是不是又需常備兵放下工業去打仗？

長官 不一定，將來的國防工廠，也不一定是今日在營的常備兵充任，是輪到的常備兵充任，將來再打仗的常備兵，也不一定要做國防工業的人全去，但是三個役齡壯丁中，至少出一個常備兵打仗，要想常備兵還要出的多，必須要增加婦女生產工作，和四十八歲以上的逾齡男子的生產工作，再則還須改良種植的農具，使人少效大，我聽說按你們美國的農具，一個人可頂我們十一個多人的效果，我們再要改良了農具，假使一個人要頂兩個人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做到從四十七歲至六十五歲的逾齡壯丁，及十八歲至四十七歲的役齡婦女，參加了種地與工廠工作，我們一萬萬的役齡壯丁，至少可以提出三分之二作戰，三分之一一半領導種地，一半領導工廠做工。這是我計劃我的兵農合一，與正在實施中的一切情形。

武官 你這兵農合一，是只能在你這個區域實行，也是能在全國推行？

長官 我這是試驗，如果試驗成功了，我就要報告政府。請政府採納實行。

五十八歲

二十九年十月八日

一、五八生辰答祝壽詞

壽有二義：一在知已過之非，二在努將來之力；知非纔能進步，努力始有結果。余深愧兩有不逮，故不敢言壽。

二、五八生辰對祝壽人真致詞

今天大家來拜壽，我很覺着不安。我確實檢點仍覺着我知非的覺悟未增加，補過的工夫反減少。說到人生的結果，去年的所缺，今年是仍然。檢點起來，精神上的我，今年仍如去年，身體上的我，去年強於今年。如此下去，到別世之日，只有啊呀一聲，此生枉來！說到這裏，不祇對

大家慚愧，自己覺得更屬慙懼。愧懼之餘，只有從今天起，特別奮勉，特別努力。使來年之我，知非補過及人生結果，均較優於今年之我。以對得起大家，並安慰我自己。

三、五八生辰對祝壽同志講話

今天同志們爲我拜壽，我們不要做爲慶賀，應做爲促進我們堅定革命志氣，加緊革命工作的日子。我又過了一年，使我作事的日子又少了一年；不只我是如此，同志們也是如此。工作的日子少一年，必須工作的成績要多一年，方得以抵失。我確實感到我又過了一年，自己並沒有多大的進步，工作上亦沒有多大的收穫。我們今天趁此聚會，應下最大的決心，從今日起，應積極努力組織工作：健全組織，鞏固組織，擴大組織。完成個人的革命人格，養成自己絕對不犯煙、賭、賊，欺，並不容人犯煙，賭、贖、欺的堅決行爲。練成三殺四伏，隨進打，死不退的鐵軍。深入群眾，事事得到群眾的同情，愛戴與信仰，以協助我們完成革命的任務。

同志們，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形式，人生的真意義，是在人類中起影響的作用，作用愈大，人

生的意義愈大。全人類生活所不可須臾離者是公道，故發揚公道，實現公道，鞏固公道，爲人類中第一緊要的工作，希望同志們抱定十二分的決心，誓以鐵血爲人類主張公道，以保障人類的幸福。如此，乃不虛生。更要充滿自己無不能的精神，應該興的利，我們皆能興。應該除的弊，我們皆能除，應該克服的困難，我們皆能克服，一個革命的組織，應當如此，亦必須如此，如有不能，尙何革命之足云？此外尤應鞏固必成功的信念，因爲我們不是圖謀成仙成佛，也不是求的上天堂。成仙成佛上天堂，是自己精神成就的基礎工作，非人類之所需。我們是爲全人類謀幸福，爲國家民族求生存，這是客觀人類的需要，也是造化賦予我們唯一的責任，定可以得到全人類的同情，全民族的協助。因爲我們的成功，是全人類的成功，亦即造化功用的表現？不是我們怕不成功，是全人類怕我們不成功。人類之幸福，還能永遠破壞？造化之功用，何能永遠湮沒？只要我們堅定了必成功的信念，加倍努力。則必可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願與諸同志共勉之。

五十九歲

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五九生辰答祝壽詞

自壽寫的是壽世，不能壽世，何敢言壽。我每到生日，常思古人愈老愈進步，所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以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感到自己身體是一年衰一年，內力却不是一年增一年。對人生結果上，反添一種悲觀。樞思克服此悲觀，只有加倍努力，既知生之日愈短，更須努力之愈大，以免此生無成。願與同人共勉之。

二、五九生辰答祝壽人員講話

今天大家來與我祝壽，我以爲無祝的價值。我切實知道今年今日之我，仍如去年今日之我，

錯誤是一樣多，我深感到知錯難，認錯尤難，改錯更難，錯的根源是習染，習染成性，支配行爲。欲改錯，先改習染所成之性。古人說：山難移，性難改。我深感領導大家革命，改不了致錯之習性，永不能改了錯。改不了錯，身體一年不如一年，錯誤是一年仍舊一年；減少革命的功効，就誤自己人生的結果，可悲孰甚！況今日國家民族在危急存亡之際，國亡了，不只生命財產無保障，卽廉恥道義亦不許我有。當此努力救國之時，更當盡去習染。痛改錯誤，增加我們的工作効率，今天大家來祝壽。使我心愈不安，願與諸同人共勉去習改錯，以增強我們救國力量。報答國家民族，

六十歲

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一、答客問

近來友人有問我做六十壽者，我聞之深爲滋愧！戰區淪陷，民處水火，生已爲辱，何敢恬壽！我曾言：「不至抗戰勝利，我絕不言壽」此語我必堅守之。

二、六十生辰答祝壽詞

生日而曰壽者，表年高也。他人慶祝以壽爲享受之基，但自應警惕，以生爲成就之據。孔子說：「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此語是否聖誕所言，固不可知，但其意則爲感壽而發。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說：「五穀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皆警惕空生之意，故以生日而曰壽，慶祝是外人的表面，警惕是自身的勉勵。年老矣！死近矣！此生之成就未圓滿，加倍努力，以免後悔，此實言壽之意。

向來我生日的前二日。家中人安排，自始知生日將到，時日短，感想亦少。今年因是六十，外邊的友人言壽的話早，時日較長，感想亦較多。少年從政，學不符任，經不及時，無日不感精疲力盡，貽誤尙多。尤感自己之秉賦與企圖之不相稱，年已初過，逾知非而知非未能，近古稀而古稀將至；外無功於社會，內無得於自心，今年尤覺惶懼！我最重任字。對周公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爲凡任事者，均當如此。聞一被虐待之老幼婦女，雖在冬寒，每至汗透重衣。對清末當國誤國者與戰區中當事誤事者常表重量的責備，余雖任上有心，但秉賦不够，因最恥邀譽作僞故每事不願表示必然。我向來對禹王之三過其門而不入，頗不自安；中國文化是中，堯以之傳舜，舜以之傳禹；情理兼顧方爲中。禹之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明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立之，此心即能三過不入。余心之所不安者，以留留不入之痕，即可開墨楊兩學之端。後世之沽譽者，必有意不入，則開墨學之端。沽譽亦即精神之爲己如懸物於空，擺動之後左

傾若干，必右後若干，墨楊雖有愛愛爲我之聞，然其動機爲已則一。至湯文正因子市隻雞，遂令由衙署返鄉，我亦有存心要作個湯文正之嫌，因有此等觀念，本當不着痕迹。澈底處事；反因此等觀念，生一怕邀譽作僞，儉於要好，不願表示個必然的弱點，致失剛毅果決，誤事誤人，每以自己之主張，徇他人之情感，自己常失檢點，不約束家人，不個別的管教幹部。致主張每易不澈底，放縱了他人，反能使人誤解了自己，我特舉三事言之；一件是我自民國元年，就規定我自己的被子是布質。白色，夏加綢單，冬換絨單，適於寢而不艷外；然抗戰以來，因人送下些鍛質，艷色被面子，家中人縫起，我就蓋上，今竟將白布被子盡去之矣，一件是規定家中的副食費，當時我會教照食堂一般幹部的副食費規定，對吾母則倍之，近來有人和我說，桑柏我母廚房的菜。還不如克難坡家中的好，我檢點之下，始知我的規定是在克的家中未能澈底實行之故，再一件是對幹部普訓說的再三再五，而犯之者，皆以爲是他人，不單靠告誡，糾正之效甚少，就此三事，故自己以爲不腳踏實地的規範自己，規範家人，規範幹部。即不能收政治之效，今日大家爲我祝壽，我只有從今以後，照我現在知道已過之錯誤，而努力貫徹主張。

三、六十生辰對祝壽人員致詞

八大

剛才念的答拜壽詞，是感想到親自寫出的。現在我還有個感想，就是感覺自己的精神與去年稍差；即去年此時能勞動的時間與不倦怠的精神，均較今年此時為強，這切實是一年不如一年，老了的象徵。看到一般年輕的人，一年比一年強壯起來，殊足令人興奮，不過這也是自然之理。

我又回想到一年來我們的一切進步，亦較去年為好。如軍隊上的英勇作戰，很表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成績；行政上也能解除人民的困苦，切實做到拿起人民來；組織工作亦漸漸的深入，立下鞏固的基礎，使效用表現到政治上，戰場上。可是又想到敵人亡人國的真面目和虐待我人民的方法亦較去年為厲害，即陷入水深火熱中的地區比去年大，人民的痛苦亦比去年重，這證明我們努力的還不够，不如敵人的發展力大。

今天大家爲我祝壽，我願與大家約：

從今天起，我們要切實加倍努力，要把我們的組織軍教工作，加緊進度，使之突飛突進。要

拯救陷於敵區水深火熱中的痛苦人民。縮小敵區範圍，擴大我之區域。把這一件事作爲我對大家的要求亦好，作爲大家向我堅決的表示努力的目標亦好。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六十一歲

三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一、六一生辰朝會講話

人的生日本是父母勉勵子女進步的一個日子。就是到這一天，做父母的告子女說：「你又大了一歲，你今年要比去年進步。來鼓勵子女上進成人。到了子女成人以後過生日，就含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爲紀念父母養育之恩，到了這天父母在世的，與之叩頭致敬，去世的要設祭奉祀，此是對父母表示孝心的紀念；再一個意思就是自己過一天離死近一天，藉生日這天來檢點自己，看自己是否有成果；也就是看看自己的理性種子是不是一天一天的培植發揚起來，是不是能取得人的同情，增加事的效用，以此來檢點自己，督促自己加緊的進步。由這個過生日後來就引起了社會的衆人與之做壽，社會上衆人的作壽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你這個人死不得，你這個人活的，

能使多少人得到幸福，俗話說：「壽人壽世」的話。即你有壽。也可使社會有了壽。但是大家看看我今天還敢作壽嗎？晉綏是我領導的。你們看今天的晉綏成了什麼樣子。昨天我接到一個報告說。敵人把我們淪陷區的十一歲至十七歲的婦女編成歌泳隊。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的婦女編成娛樂隊；再說到淪陷區人民生活。每日有發半斤雜糧。真是死不死活不活，你們說我今天如何還敢作壽？我如何還敢有心作壽！所以說今天大家與我作壽的心，你們軍人應好好的練兵，切實做到幹部與戰士合謀，軍隊與人民合謀。成了現代化有基礎國力的鐵軍。打死敵人保護人民、你們行政幹部應切實實行循環檢舉實現民主集平的中民政治。與民合謀建立民衆基礎的人心政權。你們今天應該拿上這個與我來作壽。

六十二歲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六二生辰朝會講話

古人是六十而後壽。壽分爲上中下，其說不一，按我們現在人的壽數而言，六十以上爲下壽，七十以上爲中壽。八十以上爲上壽，壽的意義，在自己是紀念與警惕，紀念父母生己之恩，警惕自己成就之果。在傍人是推崇與敬愛，推崇其有功於社會，敬愛其學識經驗的宏富；斯乃有意義之舉，後世濫用壽的日辰，弊病叢生；就自己本身說，病之輕者，流於浮淺誇耀；病之重者成爲斂財取物。就外人方面說，成爲恭維取悅的資料。故正人君子，均以祝壽爲忌。副會長生前竟將其生日瞞過，七十七歲人不知其生日爲何日，我雖未瞞了我的生日，但我很願意我自己到是日紀念父母之恩，警惕自己之錯；此外我再不願有所施爲。前因僚友情不可却，我就定是日僅一桌飯，約僚友共餐，今年我仍本此例。

你們今天發動在我的生日下每一個人多背百斤石，做保衛人民石礮之用，再不做其他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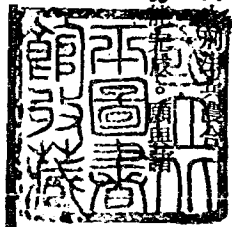
你們此舉，實獲我心。你們能以勞動與服務社會爲我過生日，我雖不敢定我是個壽人，但你們却可以壽世。同志們！我們努力吧！人生的結果，只有推親自己的父母兒女之心，愛他人的父母兒女的一件事，這件事就是理性種子的全體。能把這件事做到，就是理性種子有了百分之百的收穫了。你們不要疑惑！一顆穀子的種子的圓滿收穫，也就是收穫了多少同樣的一顆穀子，並不是收穫了較原來種子的一顆穀子奇異美好的穀子。能把親愛自己父母子女的事，推而親愛他人的父母子女，這就是理性種子的圓滿收穫，也就是所謂神聖。

孔孟的學問，均有六個階段：孟子的最後階段，是「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孔子的最後階段，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和堯時人民的擊壤歌上說的：「帝力何有於我哉」皆是親愛他人的父母子女；和親愛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樣的成果，父母對子女的親愛，不只是子女不可知，而且是父母亦不知其然而然，亦只有父母對子女之親愛是不知其然而然。能對他人之父母子女，亦使其不可知而親愛，此即「不可知之謂神」。

「從心所欲不逾矩」，莫如父母之於子女，毫不用存心，就不會出了親愛他的規矩，孔子到

七十歲時，對他人的父子女，不要存心，也不會出了親愛人的規矩。堯時的人民，感不到帝力與他有何好處，因為他沒有存心教人民感到他有好處的意思，所以人民不感到他有好處；亦正如父母對子女之不可知，與「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如能親愛他人的父子女和親愛自己的父子女一樣，就是理性種子收獲的全體；也就是政治學問的全體，人生結果的全體。我們的組織是爲人類謀幸福的，必須人人要推親愛自己的父子女之心，親愛他人的父子女，方能負担起爲人類謀幸福的責任來。我們感到這一點還不够，我們應該繼續的向此目標努力！

我們要知道：「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我們儒家大同的基本素養。此基本素養就是根據親他人的父子女和親自己的父子女一樣的內力所成。必須有此素養，才能「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今日我們欲完成廢除的新社會，亦必須要有親愛他人的父子女等於親愛自己的父子女的素養，方同志共勉之！



7.5
777104

卅五年九月三日

民族革命同志會贈